



《武则天》剧照 图/上海京剧院

京剧：玩的是什么

What does Beijing opera depend on

——第三届中国京剧节感言

文 / 谭静波

京剧玩的是什么？在20世纪上半期，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唱念做打。就是在经历了“样板戏”时代之后，人们可能犹豫一下，甚至争论一下，可那答案实际上恐怕还逃不脱这四个字：唱念做打。这四个字其实也真够厉害的，据当年的俄国的一位戏剧大师看了梅兰芳大师变化万端

的兰花指，竟感慨地说，相比之下他们演员的手简直成了无用之物，活该砍掉。当然，“唱念做打”，首当其冲的还是“唱”字。看看如今那么多的戏迷、票友，如痴如醉、乐此不疲的其实主要还是京剧那气象万千、品味不尽的唱腔。

然而，进入新世纪的京剧光靠玩这些

还行吗？答案是明摆着的。

其实，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后半期就已经非常尖锐地摆在了京剧人的面前。多少探索，多少努力，都在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可惜，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随着时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京剧也愈来愈失落了往日的繁华，以至于有些刻薄的预言家们开

始预言它将“静穆地死去”。不过，过分悲观和过分乐观可能都是不切实际的。虽然步履艰难，京剧也在“与时俱进”。2001年的12月，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帷幕在南京拉开，在姹紫嫣红、热闹纷呈的连台好戏中，我们再一次凝视与我们共同走过了20世纪的京剧，玩的都是什么？

玩品位

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中，文化思想的先行者们曾对传统京剧思想内容的苍白陈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可能有过激之处，然而新世纪的京剧必须从文本的文化品位上实现突破，则是毋庸置疑的。

文本是表演艺术（唱念做打）之根，也是艺术品位之源。进入新世纪的京剧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尝试和探索，玩到底，靠的还是品位，是文化和艺术的双重品位。一个剧目，要占有双重品位是一种最理想的境界。它要求剧目的文本要有现代文化的视角和深刻的人性内涵。文本的文学性不能只满足于唱词的文学色彩和形象的个

性色彩，而应当遵循文学创作的本质规律去表现人物关系和事件表层以下的东西。而深层的东西总要归结到人自身，它能使你内心深处产生



《凤氏彝兰》剧照 图/云南剧院

怦然而动的感觉。作品深含的意蕴是理性形态的，它需要深刻地理解方能领悟；而意蕴的表现又是情感形式的，它能触动人去体味美的内涵。然体味与领悟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意蕴即在形式之中。高的“品位”要求创作者凭情感的直觉和人生的体验去创造美的“形式”，使内在的意蕴让人在直观中“发现”。这种追求在许多戏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以我自己的感受，最令我惊喜与震动的，可说是云南剧院演出的《凤氏彝兰》。

《凤氏彝兰》写了一个彝族娃子与一个落魄汉人的纯情和忠贞，以及他们的凄婉蹒跚的爱情历程。给土司府修刻碑文的师爷赵明德囿于汉家礼俗而错失与看坟娃叶子的姻缘，被推入土司怀抱的叶子成了九姨太凤彝兰，九死一生的境遇使这位善良的女性终于产生了掌握权柄的强烈欲望。于是，她登上了土司宝座，赵明德却成了凤彝兰的奴仆，虽然爱着凤彝兰，却不愿作暗中情人。于是，一个越来越像主人的女人与一个越扮越像奴才的男人演绎了一幕人间悲剧。而真正被命运送上“祭坛”的却是凤彝兰的女儿——纯情少女凤英子！两种文化的撞击，权力对人的异化，两性的冲突，命运的不可抗拒……戏剧从人性入手，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要么慈善忠义要么奸诈无比的简单化、概念化的脸谱形式，把造成

人物性格的环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从故事情节上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反映两代人的情感历程，扣人心弦。这些丰厚的戏剧内涵，用极优美的、极富彝族风情而又戏曲化的“仪式”自然而然、非常“感性”地表现出来，没有故作高深，让人看懂了，让人感动了，让人体味并领悟了。

玩舞台

中国戏曲的舞台艺术特点，大都是受了广场艺术的重大影响而形成的，如一张画幕，一桌二椅显示多种场合，龙套宫女的中性化，景随人走的时空自由等等。而像传统剧目《三岔口》在明亮灯光下表演摸黑开打更是富有艺术想象力的精彩创造。然而，现代观众对舞台景观的要求是越来越高，20世纪，京剧舞台上走得最近的一个方面就是舞台空间造型的改观。如用各种新材料、新技术制作的不同风格样式的布景，各种平台系列的不断变幻，灯光和色彩对剧情的参与等等，这些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可以说是对传统老戏一桌二椅守旧样式的一种革命。

此次京剧行，无论是海派京剧、京派京剧，乃至其他各省市的京剧，在保持发展京剧固有的写意化风格的同时，大都重视“物”在舞台上的积极作用，大制作、大包装的剧目一台接一台，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豪华”景观，极大地满足了现代社会戏曲观众在视觉审美层面的渴求。海派京剧的代表作、上海京剧院演出的《贞观盛事》，为了展现盛世之气派、盛事之精



《凤氏彝兰》剧照 图/云南剧院

神，编导以黄钟大吕的笔调，宏阔而大气地展示了瑰丽恢宏的盛唐气象。走进剧场，横贯舞台并延伸到舞台两侧“花道”的仕女彩绘图像即把人震慑。她们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地向你走来，倾泄着盛唐仕女绚丽丰满的风采。彩绘大幕开启，巍峨的大唐宫殿层峦叠嶂、靓丽辉煌地矗立在面前，宫娥侍卫林立，使臣如云，流动的场面穿插了骑马踏蹬、挥杆击鞠的唐代马球，丰姿俏美的唐代舞蹈，华美精致的唐三彩陶艺，宏阔的舞台环境和舞台调度，气度非凡地展示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盛世景象。

由北京京剧院演出的《洛神赋》是京派京剧的代表作。这是建安才子曹植与甄宓之间一段凄婉的爱情悲歌。全剧体现了北派导演规范严谨、典雅古朴的风格。舞台造型的前幕、中幕、侧幕都以古代名画作画屏，清雅、明秀。铜雀台“诗酒豪歌”中甄宓从画屏中似出水芙蓉般缓缓浮出的惊艳之景；“肝胆琴歌”中曹甄二人缠绵于碧水绿叶荷塘秀色间的秀美之景；“魂梦婉歌”中曹甄二人于洛水河畔漫天飞雪



中神荡魂牵的悲壮之景……满台透着诗情画意，满台倾泻着精致与唯美。

当然，玩舞台并不一定就是玩豪华。内蒙古京剧院的《草原母亲》表现的是一位草原母亲抚养南方孤儿的故事。这出朴实无华的戏采用的亦是朴实无华的表现手段。空荡荡的舞台上，戏不离情，情不离戏，戏不离技，技不离戏。可以说，此剧

在京剧节上，花费用得最少，眼泪赚得最多。还有吉林的《弦高献牛》以小胜大、以少胜多，亦是一个玩“贫困”京剧玩出了妙处的范例。

无论“豪华”的京剧，还是“贫困”的京剧，都能制造出精品，制造出奇迹。关键就是在这舞台的“小天地”中玩出新意，玩出智慧来。■



《草原母亲》剧组 陈雷 / 云南电视台